

張汝舟 著

白華吾兄 指正

弟 汝舟 贈

簡明語法

五十年代出版社



簡 明 語 法

張 汝 舟 著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1 9 5 5



簡 明 語 法

開本: 787×1092¹/₃₂ 印張: 2⁵⁵/₁₆₀ 47千字: 102定價頁

著 者 張 汝 舟

出 版 兼 者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北京前門外北新街甲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一七〇號

印 刷 者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北京市登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4號)

書號: 373 語文: 163 1955年4月北 京 初 版
1—3,000 1955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寫在前面

本書原稿的主要內容，是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在「中國語文」連續發表的「語法講話」爲基本材料，又從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高初中語文課本裏（書末附錄索隱）選出一些例句，做適當的結合，加以說明，便於教學或自修的參考。

原稿曾由作者在「貴州省中學教師進修班」講授過。在教學過程中，是以「講述」貫串着「討論」。遇必要時，佈置「討論題目」和「堂下練習」，以加強體會，並於實際運用中，逐漸正確地掌握語法的基本律規。

張汝舟

目次

寫在前面	一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一節 語法的功能	一
第二節 中國語法學發展的概況	二
第二章 詞法	五
第一節 字和詞	五
第二節 詞的構成	八
(一) 有語法基礎的	九
(二) 就古詞加上意義有關的字	九
(三) 就古詞加上意義無關的字	九
(四) 與原字義無關的	九
(五) 疊字	九

(六) 用詞尾、詞頭·····	一〇
(七) 外來語·····	一〇
第三節 詞類·····	一〇
第三章 語法·····	一二
第一節 漢語語法的特質·····	一二
(一) 詞序·····	一二
(二) 重描寫·····	一六
(三) 無主語·····	一九
第二節 句子的成分·····	三〇
(一) 主語·····	三〇
(二) 謂語·····	三〇
(三) 修飾語·····	三〇
第三節 六種結構·····	三三
(一) 主從結構·····	三三
(二) 並列結構·····	三四

(三) 動賓結構	三七
(四) 動補結構	三七
(五) 形補結構	三八
(六) 主謂結構	三八
第四節 句子的種類	四一
(一) 按形式分	四一
(二) 按實質分	六〇
第四章 結 論	七〇
編後的幾句話	七二
附 錄	七六

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語法的功能

語文教學——尤其中學語文教學的目的要求，無疑義是要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能够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要他們說出來的和寫出來的基本上合乎祖國語言構成的規律，還要求更明白些、更簡練些、更生動些。只有掌握了這樣的語言，才能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更好地交流思想、交流經驗，宣傳共產主義世界觀，因而發揮人們高度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集體力量。斯大林同志說：「語言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毛主席指示我們：「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工不可。」如果有些同志認為在一次二十週的進修，能够得一套比較有系統的語法知識，就可以解決今後語文教學上的語法問題，那就錯了。我們是要提出問題來，希望同志們能向語法體系的科學性去認識；尤其重要的是希望同志們能面向語言活資料去體認、去分析，下一番苦工，逐步提高「語言修養」。只有通過這樣而理解出來的語法，才不是空洞的遊戲而是理解語言、使用語言的利器。

第二節 中國語法學發展的概況

五十年來自從馬建忠（一八四五年—一九〇〇年）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出版一部「馬氏文通」，中國才算有了一部體系完整的文法——也就是語法。他在後序裏說：

「若希臘，若辣（拉）丁之文詞，……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

雖然他也說：

「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

究竟是依傍別人的語法來硬套我們的語言，而不是從我們語言裏去研究、分析，找出規律的。因此，「文通」的體系就不免要遷就「西文已有之規矩」，「削足適履」，因而歪曲了祖國語言的實質。雖然繼起的語法家逐步做了一些修正，但基本上是用「以彼之法，律吾之文」的舊手法。這早就引起人們的不滿了。在抗戰期間，曾有一度「文法革新」運動。上海學術社編印的「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一九四三年，陳望道先生又加上幾篇，編成一本「中國文法革新論叢」，並在序上這樣說：

「多少聰明智之士都在馬氏的體系之中盤旋穿插，不敢超越範圍。即使感到削足適履或

郭書燕說，也只在超越範圍的範圍之內，略提抗議，略加修正。這次討論，却一以文法事實爲準繩，完全根據文法事實立言，不問是否超越範圍。這不是我們對於馬氏的不朽以白眼相看，只是我們未能故步自封。我們以爲研究學術，即使不想迎頭趕上，也決不宜故步自封！」這一運動怎會在反動統治下得到發展？論叢裏沒有呂叔湘先生的文章，但他在解放前（一九四六年）說過這樣的話：

「主語和賓語是語法裏最基本的概念，沒有一本講語法的書不講到，而且都講得很明白，很容易辨別，但是這些書，尤其是爲教學用的那些，裏面的例句都是經過一番選擇的；實際上可能遇見的一些『疑難雜症』都有意或無意地避免了。可是這類例子可能影響整個的造句觀，即句子分析法，是中國語法裏重要的一個問題。」（「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

三頁）

很顯明；這對語法舊體系是一個無情的揭露了。解放後，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逐步發覺我們舊意識的錯誤；同時學習了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學理論，認識「語言是人類交際極重要的工具」，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因而認識了在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語文教學。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爲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該是一個多麼嚴肅而富於政治意義的號召啊！同時就陸

續發表呂淑湘、朱德熙兩先生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此後不久，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語法小組編寫的「語法講話」在「中國語文」上分期發表，這是面向祖國語言，敢於提出「疑難雜症」而分析、討論，重新建立新體系的語法。這雖然是科學院專家們集體研究的結論，可是時間這麼短，當然還沒達到完美無缺的境地。但是我們不難理解，這必然要加速地走向完美無缺的。這一建設性的科學工作，必須咱們語文教學工作者隨時在實踐中考驗他們的結論，經常有適當的認真的反映，就會使這門科學加速地走向完美無缺。我們不是事外人，我們不是旁觀者。學員同志們以及一般的語法研究者大多是學過並且用過語法舊體系的，加之大多是學過英文的，可能對新體系感到陌生，那就應該要從觀點上來克服。其實不通過提高「語言修養」來理解語法，舊體系是教條，新體系同樣是教條。

第二章 詞法

第一節 字和詞

字就是一個一個的方塊字，詞是語言構成的最基本單位，可能是一個字，也可能是幾個字。詞既是單位，我們就該從它的不可分性上來體認，一分就很彆扭，或者是分割原詞所表達的完整概念，甚至是轉換了原詞所表達的概念。同是幾個字拼攏的，或是結構（短語），或是詞，首先要搞清楚。標準就是看能拆開不能拆開。例如：

- 1 向媽媽要了一塊紅布，包了一個書皮。（陸，一三）
- 2 趴在炕上唸那紅布皮包着的識字課本。（同上）
- 3 藍色的天上飄着一塊一塊的浮雲像紅綢子。（同上）
- 4 這中國的紅場是修築得又平坦又壯麗了。（參，三）
- 5 那個早晨，五個紅軍決定要偷襲這座橋。（參，九）
- 6 我保險，紅旗一定是咱們的了。（肆，一六）

這裏「紅布」「紅布皮」「紅綢子」是詞羣的結構，可以拆開，它們本是意味着「紅的布」「紅的布皮」「紅的綢子」。「紅場」「紅軍」的構成，固然也與「紅」有關，一拆開就損害了原詞所表達的完整概念，甚至於是毫不相干了。更顯明地說：「園裏開了兩朵紅花」，這「紅花」是能拆開的，是一個形容詞「紅」和一個名詞「花」構成的結構（短語）；「藥店裏買了三錢紅花」，這「紅花」是藥名，表一個完整的事物，是一個詞，不能拆開。話是這樣說了，還要能靈活掌握。例如「紅旗」，起初也未嘗不可和「紅布」「紅布皮」「紅綢子」一例看待。現在呢，拆開就不合適，它已經形成一個詞了。

關於詞，還有些話須交代一下。我們把下一句話裏的詞標出來談一談。

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寒暄之後就陪罪，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因為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夠了。（高陸·三）

照前面談的，把詞這樣標出來，也不難理解。不過極少數的詞——山裏、寒暄之後、回去、家中、老的、小的——還得說一說。「山裏」意思是「山的裏面」，「家中」意思是「家裏面」，但是說「裏」「中」是名詞，「山」「家」是修飾語，是很警扭的。實際呢，「山」「家」是構成「山裏」「家中」的主要成分啊！咱們不反對叫「裏」「中」……為定位詞，但必須指出：定位詞和其它名詞結合後，就有不可分性。「寒暄之後」可與「午前」「午

後」「吃飯前」「吃飯後」之類合併理解。說「前」「後」是修飾「午」「吃飯」，很不妥，因爲「午前」「後午」「前吃飯」「後吃飯」是不成話的。說「午」「吃飯」修飾「前」「後」，就和說「家」修飾「中」有同樣的贅扭了。所以「午前」「午後」「吃飯前」「吃飯後」「寒暄之後」「解放以來」之類，我們都當做一個詞或者增加一個「時地結構」來處理，比較妥當。「回去」可與「回來」「進去」「進來」「站起」「站起來」之類，合併理解。「語法講話，四」，把這些和「打倒」「搞好」「打掃乾淨」……合併理解，說是「動補結構」，「來」「去」「起」「起來」「倒」「好」「乾淨」是「補語」。咱們試用「不」字修飾一下補語，就會發覺兩組詞羣有些區別。「打不倒」「搞不好」「打掃不乾淨」，究竟是「打了」「搞了」「打掃了」，不過「沒倒」「沒好」「沒乾淨」而已。說「倒」「好」「乾淨」是補語，很好。「回不去」……「站不起來」，補語用「不」字一修飾，幾乎把全部動作否定了：這就說明「來」「去」「起」「起來」在這批詞羣裏是重要一些的成分，與「倒」「好」「乾淨」在那些詞羣裏的作用不同。我認爲「回去」「回來」……「站起來」之類，至多只能說它們的構成，在動補結構的基礎上，本身並不是動補結構而是表達一個完整的動作，是不可分的詞。有人認爲凡是一個詞中間不能插進別的詞，「半天說不出話來」（陸、七），不能說「說出來」是一個詞。要知道「站起來」「說出來」有不可分的

實情，我們只能另成規律：這一類的詞，修飾語、賓語可以插進去；咱們不能先制定規律來扼殺語言。「老的」「小的」是「形容詞、動詞用『的』字變成體詞結構」（「語法講話」七）。所謂「結構」，也只是在結構的基礎上，實際是不宜拆開的。另外有些語助詞已經被認為是詞尾、詞頭，如「們」「子」「兒」「着」「了」「地」「老」「阿」之類，就不必拆開。黎錦熙先生說：「竇多拼攏，毋誤拆開」（「中國語法教程」上冊，二五頁）。我很同意，特提出這幾個常碰到的詞羣供同志們參考，却也不能漫無限制地拼攏。

第二節 詞的構成

語言的發展，就是語音、詞彙、語法的發展。而「主要是它的詞彙，是處在差不多不斷改變的狀態中。」（斯大林）關於詞彙的發展，曹伯韓先生說過：

「文言文（古漢語）裏的「道」「義」兩個字，意義非常含糊，因為所包含的太複雜了。

在白話文（現代漢語）中間，「道」字分成「道理」「道德」「道路」「法子」等詞兒，「義」字分成「意義」「義氣」「正義」等詞兒，就很精密了。」（「中國文字的演變」，六九頁）

這是詞義發展的一面。另外語音的發展，新事物的興起，外來語的感染，也會促進新詞的滋生。新詞構成方式，約有以下七種：

(一) 有語法基礎的——就是有「結構形式」，却不是「結構」而是詞，例如：

文學 小說 飛機 火車 野雞 甘草 白藥 黃牛 新聞 偏向 無花果 (主從結構形式)

製造 生產 建設 分析 考試 階級 鬥爭 大驚小怪 忍氣吞聲 (並列結構形式)

開心 得意 讓步 丟臉 (動賓結構形式)

進來 站起 爬起來 走過去 (動補結構形式)

(二) 就古詞加上意義有關的字——例如：

頭髮 眉毛 耳朵 月亮 古怪 亂七八糟 七手八脚

(三) 就古詞加上意義無關的字——例如：

毛病 乾淨 知道 容易 苟且 嘴巴 許多

(四) 與原字義無關的——例如：

滑稽 逍遙 從容 東西 往往

(五) 疊字——例如：

爸爸 媽媽 常常 漸漸 說說 笑笑 花花綠綠 吞吞吐吐

有時疊字放形容詞後，用詞尾「地」構成副詞，例如：活潑潑地 懶洋洋地

如果用爲形容詞，還是用「的」不用「地」，例如：好一個活潑潑的娃娃！他總是懶洋洋的。

(六) 用詞尾、詞頭——例如：

貓兒·盆兒·桌子·鴨子·石頭·木頭·咱們·人們·笑着說·吃了飯·老虎·老鼠·阿爺·阿姊

最近有人提出「詞嵌」(「中國語文」，創刊號、九期)，例如：糊里糊塗·囉里囉嗦·古里古怪·傻里傻氣(普通話)·擱不·儻侗·雜兒咕咚(四川話)·酸不拉幾·黑不溜秋(江淮話)

(七) 外來語——例如：

浮圖·菩薩(印度語)·琵琶·秋千·爹爹(西北兄弟民族語)·邏輯·咖啡(英語)·還有一半譯義，就不是純粹的外來語，例如：舍利子(印度語)·冰淇淋·吉普車(英語)

第三節 詞類

過去咱們講語法，詞分九類，就是英文的八部加一個「助詞」。每類之中又分若干類，